

昨  
非  
庵  
日  
纂

昨非菴日纂二集悔過卷之十六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  
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令  
左右烹師經。經曰。堯舜爲君。惟恐言而人不  
違。桀紂爲君。惟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  
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過也。縣琴於  
城門。以爲寡人符。不補旒。以爲寡人戒。

徐源慷慨直言。呂岱薦爲御史。岱有得失。輒諫。評又公論之。或以告岱。岱嘆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源死。哭之甚哀。曰。德淵。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所聞過乎。

人不改過。多是因循退縮。須奮然振作。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如毒蛇。嚙指速與斬除。無絲毫凝滯。此風雷之所。以爲益也。

皇甫謐少不好學。游蕩無度。母任氏嘆曰。昔孟  
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豚以存教。豈我居不  
擇鄰。教有所缺。何汝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  
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  
就鄉人席坦受書。耽玩典墳。忘寢與食。居貧  
帶經而勸。以著述爲務。自號玄晏先生。後得  
風痺疾。猶手不輟卷。

趙簡子有臣曰周舍。使立門下。抱筆執牘。從之。

書過無幾舍死。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泣曰：千羊之皮不如狐之一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今舍死吾亡，無日矣。尹少稷博學工文，杜門讀書，不汲汲於仕進。後乃附麗湯思退，力排張魏公，以是除諫議公。論始薄之，後貶嶺南。累年蒙恩北歸，周益公素與之善，便道來訪，謂益公曰：某三十年閉戶讀書，養得少名，思之不審，所得於彼者幾

何而破壞。掃地雖悔。何及。悵然者久之。益公每舉以爲士大夫之戒。

王藍田性至狷急。旣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奕嘗忿藍田。極言罵之。藍田回面著壁。初不應之。半日奕去。始復坐。

南唐元宗嗣位之初。留心內寵。宴私擊鞠。略無虛日。嘗乘醉命樂工楊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飛唯歌南朝天子好風流一句。如是者數

四上悟覆杯大懌厚賜金帛以旌敢言上曰  
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固不當有銜璧之辱  
翌日罷諸歡宴留心庶事圖閩弔楚幾致治  
平。

曾子固與王荆公友善後神宗以問子固云卿  
與王安石相知最早安石果何如子固曰安  
石文章行誼不減楊雄以吝故不及神宗遽  
曰安石輕富貴似不吝也子固曰臣所謂吝

者以安石勇於有爲而吝於改過耳神宗頷之。

迷者易悟悟而迷者難悟此是賢智人頂門一針。

諸葛亮爲相集衆思廣忠益布所失於天下謂僚屬曰諸君能攻亮之過則事可立也。

南唐缺軍儲關稅甚繁農商苦之時旱禱無應唐主一日謂羣臣曰近京處皆報雨足獨京



城不雨何也。申漸高進曰：雨懼抽稅，不敢入城。唐主悔悟，即日下詔，停一切額外稅，信宿之間，膏雨告足。夫一言而妖星退，一詔而霖雨隨，悔過格天，其速如此。

鄂南臯赴京，奉母以行。至彭澤，母船在前，驛夫不至。南臯懼，母舟泊野次，乃持尺牘呼縣尉，厲詞詰之。須臾，夫集舟行，家童喜謂得厲詞之力。南臯後深自悔，呼尉以好語勞之，遺詳。

刑要覽一冊。因自訟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彭澤吾桑梓地，柰何以一尉遂忘恭敬心乎。生平以理性為主，茲詞暴氣粗，恐不可令知者見。且不過謂尉可欺耳。萬一尉有陶彭澤其人者，束帶以去，遂爲世僂人，可輕視哉。或曰：聖賢處此何居。曰：聖賢寧從容以俟，不忍以一事戾中和，因記之，以昭過，謂不如是與家童所喜者何異。

唐邵謁少爲縣吏。見辱於令。因悔悟。握刀截其髻。着縣門。矢之曰。苟學不成。有如髻。遂築書堂肄業。博通經史。舉入京師。時名大振。

英公嘗言。我年十二三。爲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爲難當賊。有所不快者。無不殺之。十七八爲好賊。上陣乃殺人。年二十。便爲天下大將。用兵以救人死。

魏甄琛舉秀才入都。好奕棋。每令蒼頭執燭。或

睡頓則加箠杖。奴曰：郎君辭父母求仕宦，若讀書執燭，所不敢辭。今如此，日夜不息，是豈向京之意哉？琛悵然慚，遂假書於許赤彪。聞見日富。

呂文懿公初辭相位，歸故里。海內仰之，如泰山北斗。有一鄉人醉而詈之，呂公不動，語其僕曰：醉者勿與較也。閉門謝之。逾年，其人犯死刑入獄。呂始悔之，曰：使當時稍與計較，送公

家責治。可以小懲。而大誠。吾當時只欲存心於厚。不謂養成其惡。陷人於有過之地。

吾輩身爲凡流。過惡蝟積。而回思往事。常若不見。其有過者。心粗而眼翳也。

晉文侯使李離爲大理。過聽殺人。自拘於廷。請死。君曰。下吏有罪。非子之咎也。李離對曰。臣居官爲長。不與下吏讓位。受爵爲多。不與下吏分利。今過聽殺人。而下吏蒙其死。非所聞。

也不受命。君曰：子必自以爲罪，則寡人亦有罪矣。李離曰：君以臣爲能聽，微決疑，故使臣爲理。今過聽殺無罪，臣罪當死。君何與焉？君曰：棄位委官，伏法亡國，非所望也。趣出，無憂寡人之心。李離對曰：政亂國危，君之憂也。軍敗卒亂，將之憂也。夫無能以事君，闇行以臨官，是無功以食祿也。臣不能以虛自誣，遂伏劔而死。君子聞之曰：李離可謂善悔過者矣。

梁蕭恪爲雍州刺史。委政羣下。賄賂公行。客有  
江仲舉。蔡遠。王臺卿。庾作容。皆有蓄積。人間  
歌曰。江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武帝續  
之曰。主人憤憤。不如客帝。以示恪。恪大慙。乃  
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

人有過失。非其父兄。孰肯誨責。非其契愛。孰肯  
諫論。泛然相識。不過背後竊議之耳。君子惟  
恐有過。審訪人之有言。不謝而思改。小人聞

人之有言。則好爲強辯。至絕往來。或起爭訟者。有矣。

庾憲。字升。褒。或有斬其父墓栢者。莫知其誰。乃召隣人於墓。自責叩頭。涕泣謝祖。禰自後人莫之犯。

沈休文。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藉勢。頗累清淡。及居端揆。稍知止足。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



士大夫不聞盛衰倚伏之理。寃親平等之法。瞋如烈火。怨結崇丘。道民從旁冷眼覷之。因慨嘆。迷人爲無明。纏縛無從脫離。大可愍念。世人作業轉深。而我道心轉切。今則糊繇布袋。老鼠牛角。計無復之。惟有此一條大路。二六時中。澡身汰志。日有翹勤。省過思警。更增恐怖。五鼓睡醒。想昨日所行事。簡點稍有。不愜。便生大惶懼。汗流浹席。卽簡點都無不愜。而

惶懼流汗亦時有之。蓋自居官時而已然。一日視事。皇皇汲汲。務施俸錢若干。濟窘急若干。活人命若干。雪冤枉若干。有之亦懼。無之則大懼。小作過則懼。有時作善亦懼。又何暇想陞美官。營家產。

鄭人游鄉校以論執政。然明勸子產毀鄉校。子產曰。夫人朝夕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其毀之也。

有獻魚於楚王曰。今獲魚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獻之。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困粟有餘者。國有。餓民。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皆失君人之道。故庖廚有肥魚。廐有肥馬。民有饑色。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諭寡人。且今行之矣。故漁者一獻餘魚。而楚國賴之。

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荅是稻簡文愧悔三日不出云寧有噉其末而不識其本者。

李臯鎮襄陽有張柬之林園在州西公府多假之游宴臯欲買之馬彘歛衽言曰漢陽有中興功遺業當百世共保奈何令其子孫自鬻臯謝曰主吏失詞以爲君羞非君安得聞此言。

肅宗時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西內山人李唐見帝帝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弗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帝泫然泣下乃往朝上皇

唐彭伉登第其妻與郡吏湛賁之妻兄弟也妻族賀伉坐上皆名士獨飯賁於後閣賁自是悔悟發憤攻苦擢上第伉方過其所居之橋聞之失聲墜驢因名其橋爲湛郎橋

鄭公之薨。唐太宗自製其碑文。并自書。後爲人所間。詔令仆之。及征高麗不如意。深悔爲是行。乃嘆曰。若魏徵在不。使我有此舉也。既渡遼水。令馳驛祀以少牢。復立碑焉。

唐高宗時。裴匪舒爲上造鏡殿。上與劉仁軌觀之。仁軌驚趣下殿。上問其故。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適見四壁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上海而服其言。卽日令剔去。

太宗謂郭公曰。人言卿反。何如。荅曰。臣反是實。臣從陛下討逆伐叛。雖憑威靈。幸而不死。然所存皆鋒刃也。今大業已定。而反疑臣。乃悉解衣投於地。見所傷之處。帝對之流涕。曰。卿衣矣。朕以不疑卿。故此相告。何返以爲恨。

魏明帝以其母甄氏廢。未立爲嗣。文帝與俱獵。見子母鹿。文帝射其母。應弦而倒。復令帝射其子。帝置弓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何忍復

殺其子文帝悟而悔曰此語一何痛哉遂定  
爲嗣。

張橫渠在閣中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  
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徹虎皮曰吾平  
日爲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  
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

王處仲嘗荒恣於色體之爲蔽左右諫之處仲  
曰吾乃不覺耳遂削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



出路任其所之。

柳宗元貶柳州。劉禹錫貶播州。柳以禹錫侍親。播州最惡。請以柳州換。上不許。曰。但要與惡郡。豈繫母在。裴晉公徐進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合發此言。上有愧色。既而語左右曰。裴度終愛我。切禹錫改授連州。

齊高帝有故吏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高帝語荀伯玉。卿比看景秀否。答曰。數往候之。備加

責誦。景秀言若許某自新。則吞刀刮腸飲。洗胃。帝善其言。乃釋之。

蕭思話十許歲時。未知書。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侵鄰曲。莫不患之。自後知非。痛自刻勵。折節下人。數年中。遂有令譽。

曇師曰。一念精進。業化爲因。一念退歎。緣化爲業。火坑蓮臺。倏忽一轉。念時故。彌陀。恒與六道衆生。有地位。而無階級。

寇萊公少時不修小節。頗愛飛鷹走馬。太夫人性嚴。每不勝怒。舉秤槌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每捫其瘡痕。輒哭。

唐戴至德。直言匡諫。及薨。高宗嘆曰。自吾喪至德。無復聞讜言。在時有不是者。未嘗放我。因索其前後所陳章奏盈篋。閱而流涕。

毛仲權知曹州日。有書生投書於仲權。辭涉謗訕。僚屬皆不能堪。仲權延之上坐。謝曰。使碩

常聞斯言。庶乎寡過。士論多之。

唐太宗嘗謂執政。朕常恐因喜怒恣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惡人違已。苟自不受諫焉。能諫君。

薛收上書諫秦王田獵。王荅曰。覽所陳。知成我者卿也。明珠兼乘。未若一言。

王旦疾。上親調藥。臨終謂子曰。我別無過。獨不諫天書一事。命諸子削髮披緇以殮。

昨非菴日纂二集方便卷之十七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唐宣宗坐朝次對官趨至必待氣息平均然後  
問事有遠郡謝表必躬覽之左右曰此不足  
煩聖慮上曰遠郡無非時章奏只有此謝表  
安知其不有情懇乎吾不敢忽也

千奇章公帥維楊杜牧之在幕中夜多微服逸  
遊公聞之以街子數輩潛隨牧之以防不虞

後牧之以拾遺召臨別公以縱逸爲戒牧之始猶諱之公命取一篋來皆街子報帖云杜書記平善乃大感服

朱博守左馮翊大姓尚方禁盜人妻見所府功曹受賄寢其事調禁守尉博聞知以他事召見視其面果有藏辟左右問禁禁自知情服罪博笑曰丈夫固特有是卿欲酒馳能自效否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報博敕禁毋得泄

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爲耳目。禁晨夜偵發盜賊。及他伏奸。博摧禁連守縣令。久之。召功曹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功曹惶怖。具自疏。奸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恕其罪。使自改。隨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俱感而畏之。後不敢蹉跌。博各成就其職。宋明帝宮中大集羸婦人爲歡。明恭后獨以扇障面。帝曰。外舍家寒。乞何獨不視。后曰。爲樂。

之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羸婦人形體。以爲樂哉。后兄王景文曰。后在家甚僻弱耳。今遂能剛正如此。

温公爲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怪而問之。公曰。儻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就耶。凡與人相處。當方便提撕。開其迷惑。譬猶長夜大夢。而令之一覺。譬猶久陷煩惱。而披之清凉。爲惠最普。



蕭何爲民請上林苑中空地。高帝怒，謂受買人財物。下廷尉繫之。王衛尉曰：「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相國守關中，不以爲利，乃利買人之金乎？」上卽日救出。周勃免相，人上書告勃欲反，捕勃治之。薄太后謂文帝曰：「絳侯統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帝卽赦勃。噫！二臣之所值亦危矣。而衛尉與太后以一言立釋其禍，所謂

扶危昭枉者非邪。

唐每歲上巳許宮女於興慶宮大同殿前與骨肉相見縱其問訊家眷更相贈遺一日之內人有千萬有初到親戚便相見者有及暮而呼喚姓第不至者涕泣而去歲歲如此。

河間王次子晦私第有樓下臨酒肆其人嘗候晦言曰微賤之人雖禮所不及然家有長幼不欲外人窺之家迫明公之樓出入非便晦

卽日毀其樓

光逸爲博昌小吏。縣令使送客。歸途冒雨雪。舉  
體凍溼。還值令不在。逸解衣而烘。徑入令被  
中臥。令還大怒。逸曰。家貧衣溼。無可代者。若  
不暫溫。勢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  
令奇而釋之。

景公問晏子曰。子近市。識貴賤乎。是時公繫於  
刑。有鬻踊者。晏子乘機對曰。臣實識之。遇者

踊貴而屢賤。公愀然改容。於是省刑。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爲吳郡。單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蓬篠覆之。時峻賞募覓冰處所在。搜簡甚急。卒捨船市渚。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浙江。寄山陰魏家得免。

國朝尚書李慶言於上曰。今歲蓄馬頗蕃。除操用外。尚餘數千。散民間。恐重蔽民。今朝覲官皆集。當各給一馬。令牧。其孳生。准民間例。聽太僕考較。上從之。楊士奇力陳不可。曰。朝廷禮賢。柰何役之。畜馬以蘇民。上曰。慶幾誤朕。當卽罷此令。既內批兩日。不出。越日召士奇。曰。內批未嘗忘之。初聞汝言。卽遣人覘李慶輩交口。忿爾。朕念爾孤立。故不欲因。

汝言而罷此令。今有名矣。出示一疏。乃廉使  
陳智言按察所以肅察貞度。今太僕得臨之。  
歲徵駒與下民等。憲綱掃地矣。上曰。爾就  
據此草勅。士奇叩頭曰。陛下知臣。臣不孤矣。  
噫。聖主之曲體人情至此。

開元中。頒賜邊軍。纈衣製於宮中。有兵士於短  
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爲眠。戰袍  
經手作。知落阿誰邊。畜意多添線。含情更著

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身。緣。兵。士。以。詩。白。於。帥。帥。進。之。玄。宗。命。以。詩。遍。示。六。官。曰。有。作。者。勿。隱。吾。不。罪。汝。有。一。官。人。自。言。萬。死。玄。宗。深。憫。之。遂。以。嫁。得。詩。人。仍。謂。之。曰。我。與。汝。結。今。身。緣。邊。人。皆。感。泣。

鐵哥從英宗獵。獵者射兔。誤中名駝。帝怒。命誅之。鐵哥曰。殺人償畜。刑太重。帝曰。誤耶。史官必書。亟釋之。庾人有盜稅。罪應死。鐵哥曰。臣

鞠之。其人母病盜以養母耳。請貸其死。上從之。

張華爲太守。善易卦。明於政刑。罪人畏不敢犯。或當死者。悉放歸。辭父母時。有一人犯盜。欲誅放歸。辭別。限滿赴州就刑。在路號哭。經趙朔家。朔問故。荅曰。某犯法當死。蒙太守給假。辭父母。限滿就刑。所以悲泣。朔曰。何不逃去。荅曰。使君明於易筮。前後逃者皆獲。是以不



敢違朔曰吾能免汝汝到行渡河可取竹筒  
盛水三尺安於腹上乃臥黃沙中經三日然  
後可還始終擒汝不得也其人一依朔言法  
司怪久違限乃以名聞華乃觀易六卦成斷  
曰何故腹上水深三尺背臥黃沙此人必投  
水死更不必尋也此人得免

元祐初年熙寧小人斥逐殆盡言者猶攻之不  
已范純仁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呂公著曰

治道去其太甚。人材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  
自棄。二公真長者之言。

難當窘逼。呼天不應。呼地不應。呼父母亦不應。  
忽有人焉。於其中死力護持。遠負之而趨近。  
匿之而避。濟天地父母之不逮。而後知烈俠  
之道。尊語到喧囂。說仙無靈。說佛無靈。說聖  
道亦無靈。忽有人焉。於其中鎮靜主持。小言  
之不驚。大言之不怪。導仙佛聖道之難通。而

後知沈嘿之體重。

王元澤有心疾。與妻未嘗接。荆公憐而嫁之。同  
時有兵部員外郎侯叔獻。再娶而悍。後叔獻  
卒。朝廷慮其虐前妻之子。有旨出之。不得爲  
侯氏妻。京師爲之語曰。王太祝生前嫁婦侯  
兵部死後休妻。

宋皇城使劉承規。在太祖朝。爲皇門小底。時氣  
性不同。已有心力。宮中呼爲劉七。每令與諸

小底數真珠內夫人潛於看窗覘之未嘗偷竊一顆餘皆竊置於衣帶中洎太宗卽位後有一宮人潛逾垣而出捕獲太宗遲疑間似不欲殺承規輒承意而奏曰此人不可容官家若放却官人總忝臣乞監去處置須是活取心肝進呈太宗會其意許之六宮皆拜而泣告承規再三奏不可留於是就太宗前領去送一尼寺中潛遠嫁之却殺猪取心肝一

具循熱以合子貯來進呈六宮皆圍合子而  
哭良久略揭視之便令承規將去仍傳宣賜  
承規壓驚銀五錠由是宮掖之間肅然畏法  
乾道間單尚書夔生母本媵也又往耿氏生侍  
郎延年及死尚書侍郎爭葬其母事達朝廷  
孝宗曰二子爭母朕爲葬之衣冠之家以爲  
美談

踪多歷亂定有必不得已之私言到支離纔是

無可奈何之處。吾輩須於此放寬一路。當厄之施。甘於時雨。傷心之語。毒於陰兵。

元廉訪使僧家奴言。自古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今官僚十年不省覲者有之。非無思親之心也。由朝廷無給假省親之制。而有擅離官次之禁。古律諸職官。父母在三百里外。三年聽一給定省假二十日。親亡聽一給拜墓假十日。以此推之。父母在三百里。以至萬里。宜計

道里遠近。定立假期。

范仲淹奏言。懷才抱藝之人。一落散地。終身不齒。獸窮則攫。人窮則詐。古人所慎也。況今邊事未寧。尤宜使過。

夏竦恨石介甚。誣稱介往登萊結凶惡數萬人。欲作亂。請詔監司發棺驗視。呂夷簡曰。令破冢發棺而介實死。將奈何。且喪葬非一家所能辨也。若人人召問之。苟無異說。亦可應詔。

矣。中使曰善。還奏上意果釋。

國朝顧佐爲御史。流下嚴明。吏有遭撻者。摘佐小過。謂受皂隸賂。放歸。悉具姓名以奏。上

密問楊士奇對曰。此事誠有。蓋朝臣月俸只一石。薪炭馬芻咸資於皂。遺半使歸。耕官皂兩便。京師臣僚皆然耳。上嘆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使下法司。士奇曰。末事不足干聖怒。但付佐自治。恩法並行矣。



上從之。佐召吏示以狀曰。上命我治汝。我念汝小人無知。姑容汝。自後宜改行爲善。

上聞而喜曰。佐得大體矣。

錢武肅時。西湖漁者日納魚數觔。謂之使宅魚。有不及數者。必市以供。頗爲民害。羅隱侍坐。壁間有磻溪垂釣圖。武肅令隱咏。隱應聲曰。呂望當年展廟謨。直釣釣國更誰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武肅王大笑。遂

蠲其例。

子思在齊。尹文子生子不類。怒而殺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尹文子曰。先生願無言。文留妻矣。

吳祐遷膠東相。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趣歸伏罪。性慚懼。詣閣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

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穢汚之名。所謂  
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唐太宗平王世充。於圖籍有交關連結文書數  
百事。命杜如晦掌之。曰。付諸曹吏。俄聞於外。  
有大臣將自盡者。上乃復取文書。背褰一物。  
疑石重上親褻。百重命中使沉滹沱中。更不  
復省。

于頔鎮襄陽。有客盛稱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

者于頓遽命召焉。及至令歌。乃戎使君送妓之什也。詩云。寶鈿香娥翡翠裙。粧成掩泣欲行雲。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陽臺夢使君。公曰。丈夫不能豎功業。爲異代所稱。豈可奪人愛。姬爲已嬉娛。遂多以繒帛贖行。使其圓聚。謝眺好獎人才。會稽孔闔未爲時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眺。眺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是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

餘論

有士大夫。平時多以官勢殘虐隣里。一日爲警  
人刃其家。火其屋。宅隣里更相戒曰。若救火  
火熄之後。非惟無功。彼更訟我。以爲盜取他  
家財物。則獄訟未了。期若不救。火不過杖  
一百而已。隣里甘受杖而坐視其大厦爲煨  
燼。生生之具無遺。此其平時暴虐之效也。

唐太宗宴玄武門。更名破陳樂。曰七德舞。蕭瑀

自集二集 二  
以爲形容未盡。請并寫劉武周薛仁果竇建德王世充擒獲之狀。上曰。彼皆一時英雄。朝臣或嘗北面事之。觀其故主屈辱之狀。能不傷乎。瑀謝不及。

陳邦佐以妻不協於母。欲議出謀於唐一菴。荅曰。人情喜怒無常。豈以一失母心。便當爲棄婦。他日母追悔時。汝悔何及。此時只宜委曲調停耳。未幾婦姑果相協。邦佐早世。其妻寡。

而貧堅守其節。

國朝大學士高拱上言。國家用人。不得官於本土。惟有民社之責。然耳。若夫學舍驛遞等官。官卑家貧。一授遠官。或棄官而不能赴。或去任而不能歸。零丁萬狀。情實可憐。近例教官。得授本省地方。乞視此爲例從之。

建元中都下舛雜。且多姦盜。上欲立符伍。家家以相簡括。王仲寶曰。京師翼翼。四方是湊。必

也持符於事。既煩反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

國朝顧愚逸東橋先生父也。除夜見偷兒伏竈下。呼出分以魚肉。贈錢五百文。勸以改行。遣之。一年後偷兒夜過其門。見有縊死者。潛移他曠處。

文潞公出四玉杯勸客。官奴不謹碎其一。潞公將治之。司馬溫公請筆書牘尾云。玉爵弗揮。



典禮雖聞於往記。彩雲易散。過差可恕於斯人。潞公笑釋之。

王稷家有二奴。告稷換父遺表。隱沒進奉物。留其奴於仗內。遣中使往東都。簡稷之家財。裴度奏曰。王諤身沒之後。其家進奉已多。今因其奴告簡責其家事。臣恐天下將帥聞之。必有以家爲計者。憲宗卽日遣中使還。二奴付京兆府決殺。

余嘗薦某於當路曰。惜其人形貌短小。余曰。公非市羊豕何論斤兩。令晏嬰裴度遇公。曾不得縣尉。

有數貴人。遇休沐。携歌舞。燕僧舍者。酒酣。誦前人詩。因過竹寺。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僧聞而笑曰。尊官得半日閒。老僧却忙了。三日。謂一日供帳。一日燕集。一日掃除也。

劉玄佐鎮汴。嘗以讒怒。欲殺翟行恭。無敢辨者。

處士鄭沙見玄佐曰。聞行恭抵刑。付屍一觀。玄佐怪之。對曰。臣聞枉死人。而有異。一生未識。故借觀耳。玄佐悟。乃免。

宋英宗立爲皇子。後稍稍傳言有異議者。指蔡襄一人。及卽位。意便忿然。襄以此疑懼。請出。既有除命。歐陽脩進曰。聞蔡襄文字尚在禁中。上曾視之否。帝曰。文字卽不曾見。然不可知其必無脩曰。若無文字。事安可知。就使陛

下曾見猶須更辨真偽。往時夏竦必欲陷富弼。先令婢子學石介書法。學成偽作介與弼謀廢立事。書未及上。爲言者廉知而發之。賴仁宗聖明。弼得免禍。至於臣丁母憂還朝。有嫉臣者。亦僞撰臣一劄言乞汰內豎。欲以此激怒羣闕。是時家家有本。中外喧傳。亦賴仁宗保全。得至今日。由是而言。陛下曾見猶須辨真僞。况止傳聞之語乎。帝念寢釋。

唐玄宗時。都督裴仙先下獄。張嘉貞請杖之。張  
說曰。刑不上大夫。爲其近君。且以養廉耻也。  
蓋士可殺不可辱。臣向巡邊。聞姜皎杖於朝。  
皎官三品。亦有微功。奈何以皂隸待之。今豈  
宜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悅。退謂說曰。  
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爲之。若大  
臣皆可笞辱。行及於吾輩矣。此言非爲個先  
爲天下士君子也。

武惠妃生日。唐主與諸公主。按舞於萬歲樓下。主乘步輦。從複道窺見衛士食畢。以餅餌棄水竇中。上大怒。命高力士杖殺之。上方震怒。左右莫敢言者。寧王從容謂上曰。從複道窺見。獲衛士之過。而殺之。恐人臣不能自安。又失大體。陛下志在勤儉愛物。惡棄於地。奈何。性命至重。輕於踐。殮者乎。上蹶然大悟。遽然赦之。

宋大觀中有葛繁者嘗爲鎮江守有士人問其所行繁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二或三或數四或十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又問何爲利人事繁指坐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蹙人足予爲正之若人渴予與盃水皆利人事也但隨事而利之上自卿相下至乞兒皆可行唯在常久而已

顧和謂王導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

采聽風聞以察察爲政耶。

王克敬嘗爲兩浙鹽運使。温州逮鹽犯。以一婦人至。克敬大怒曰。豈有逮婦人行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汗教甚矣。自今毋逮。建議著爲令。

韓魏公在魏府僚屬路極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名。公卽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語定。從容以授之。路君退而自見。且媿。



且嘆曰：真天下盛德也。

孫策功曹魏騰以忤意見，譴將殺之。太夫人吳氏乃倚大井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叛。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策大驚，遽出騰。

漢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

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

張文懿公士遜在相位陳堯佐罷叅知政事有  
挾怨上言堯佐欲反復有誣諫官陰附宗室  
者遜置二奏上前且言儉言動搖朝廷若一  
開姦萌則臣亦不能自保矣上悟置告者於  
法誣諫官事亦寢